照顾病重老人，近60岁的他一晚上要起十几次，为了方便起身——

枕着纸盒穿着皮衣将就一晚

本报记者　孔雨童

5日晚上，毓璜顶医院肿瘤科病房外，穿着棉外套、气质斯文的刘洪良走了过来。“我就是护工……是不是男的比较少见？”看见记者有些迟疑，他忙笑着解释。

刘洪良59岁，2009年末从单位退休的他开始从事护工工作，几年前市总工会护工培训的几百名护工中，像他这样的男性寥寥无几。这些日子，他在医院陪护一个患了喉癌的老人，一天干十几个小时。“虽然家里人不跟他说，但这很有可能是老人最后的日子。”刘洪良说，每当陪护这样的病人，会格外的细心。

▲患者夜晚经常会醒，护工要随时照顾。　本报记者　李泊静　摄

▶一个纸盒充当睡觉的枕头。本报记者　李泊静　摄

给老人擦痰一晚上用了大半卷纸

“这里的病人病情都比较重，所以不能出大声。”5日晚上，当记者跟随刘洪良走进肿瘤科病房时，不自觉的感到了一阵沉重的气息。

刘洪良工作的病房内，80岁的张大爷躺在病床上，每隔几分钟喉咙里就发出呼呼的响声。“除了喉癌，他的肺还不好。”刘洪良小声地解释着，说着走过去，用一只手轻轻地抚着老人的后背。

“吐吗？”得到肯定的回答后，他拿过一个里面套了塑料袋的杯子放在老人嘴边，一边还给老人捶着背。老人一阵剧烈的咳嗽，但是那口痰怎么也吐不出来，刘洪良只是静静地站在床边，不停的给侧躺着的老人轻轻地捶着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老人终于哇的一口把痰吐了出来。

“他其实很难受。”刘洪良悄悄地告诉记者，张大爷在发着烧，需要不停地喝水，但是因为咽喉得了病，一口水咽下去往往要很长的时间。

接下来的一小时，记者代替了刘洪良照顾张大爷。

“咳咳咳……”记者刚刚跟刘洪良坐下说话，张大爷就咳了起来，记者赶忙跑过去用右手给张大爷抚着后背，左手拿过桌上的杯子放在张大爷嘴边，有时痰液会顺着嘴角流下来，记者又手忙脚乱的赶快抽纸给他擦拭。但是，没料想的是刚刚擦干净，老人又咳了起来，于是又是继续的抚背、拿杯子、喂水……等张大爷最终平静下来，时间已经过去了20多分钟。

“没想到会这样忙碌。”因为事先刘洪良告诉记者“晚上是最清闲的时候”。“每一天都是这样，老人也很遭罪啊。”刘洪良说。

“她哪去了？”过了不久，老人像想起什么似的问刘洪良，“那不是躺在那吗？明天起来就见着了。”刘洪良指指躺在一边空床上的老人女儿。“骗他的，他老伴感冒回家了，他病了以后，特别依赖老伴。”刘洪良说，除了照顾老人的打针吃药、日常生活，他还要担负着某种情感抚慰的责任，虽然这个活他觉得有些东西根本替代不了。

正说着，老人又咳了起来，刘洪良比记者更快地走到老人床前，给老人擦拭着嘴角的痰液。

这一夜，病房里始终回想的是老人喉咙里发出的呼呼的声音，已经快60岁的老刘来来回回跑了几十次，光给张大爷擦痰液就用了大半卷卫生纸。

穿四件衣服，枕着纸盒睡觉

晚上11点多，刘洪良准备睡觉了。

从洗漱间出来，刘洪良打开衣柜，掏出了几件衣服。“你的被子呢？”记者问。“不用被子。”刘洪良在秋衣外面穿上保暖内衣，然后依次穿上棉坎肩、棉外套，最后裹了一件皮衣。之后他从小柜子里拿出一个长方形的纸盒，放在病床对面的长条椅子上，蜷缩着身子躺下了。

“就这样睡了吗？”记者大为吃惊。

“对啊。”刘洪良笑着坐了起来。“舒服了能起的那么快吗？”

“可是这样能睡着吗？”

“一晚上起十几次，睡不睡没什么区别了，将就下就是一宿了。”

跟记者说话的时候，老刘一直在笑，事后他告诉记者，自从干了这个行业，经常早上起来眼冒金星。

“高压140，低压90了。”老刘说，他也想这个年纪的在家享享福，但是因为老伴没有工作，还要再坚持几年。